

# 茅盾譯文全集



1  
小说一集

上放射来的光线，但那時我的心  
跳失常，我就以為這霍地閃射的一道光是冥冥中的什麼鬼魂的前導。我的心跳，我  
燒，我的耳邊嗡嗡地叫着，我就以為是鬼物的翅膀的撲擊，我似乎有什麼東西迫我身了，

「帶我出去呀！讓我到強壯房裡去呀！這是我的哭喊。」

「怎麼啦？你嚇着了罷？你着了什麼驚？」白珊又問。

「可我看見一道光，我迎來受鬼來了。」當下我已抓住了白珊的手，而白珊沒有抽

「呵」

「叫」

「刺」

知識产权出版社

「呵」  
「刺」  
「要受地高真大不」

# 茅盾译文全集

第一卷

小说一集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茅盾译文全集. 第一卷, 小说一集/茅盾译. —北京:  
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80198-109-X

I. 茅... II. 茅... III. ①茅盾(1896~1982)—译文—文集  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0026 号

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, 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21 年翻译并发表在《学生杂志》、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、《妇女杂志》、《解放与改造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等刊物上的短篇小说 38 篇。其中《三百年后孵化之卵》、《在家里》、《他的仆》等 18 篇曾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《沈雁冰译文集》, 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。

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。经韦韬先生同意, 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, 如将繁体变为简体, 将竖排变为横排等。

## 茅盾译文全集(第一卷)

主 编: 韦 韬 策划编辑: 翁冀中 国晓健  
责任编辑: 石红华 封面设计: 雷 励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nipd.com>

邮 箱: zscq-bjb@126.com

电 话: 010-82000890 82000860 转 8130

传 真: 010-82000890

印 刷: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0.875

版 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

字 数: 268 千字

全套总定价: 380.00 元(共 10 卷)

ISBN 7-80198-109-X/I.010(10032)

本套编号: P00141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## 出版说明

《茅盾译文全集》共分十卷，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《学生杂志》、《妇女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译文》、《文哨》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剧本、文论、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，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。

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，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开始的。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，一半是为了“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”，一半也是为了“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”，而后者更为重要；“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，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”。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，对东欧、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。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俄国、波兰、印度、奥地利、西班牙、土耳其、丹麦、挪威、希腊、以色列、阿根廷、芬兰、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。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，是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，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、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，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。

通过阅读《茅盾译文全集》，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，输入新思想、新知识的“播火者”形象，有更全面的认识。

第一卷：小说一集

第二卷：小说二集

第三卷：小说三集

第四卷：小说四集

第五卷：小说·散文

第六卷：剧本一集

第七卷:剧本二集

第八卷:诗·文论

第九卷:政论·妇女问题

第十卷:科普

此次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《茅盾译文全集》采用数码技术印刷,顺序编号发行,每套图书拥有惟一编号,并可依据购书人的需要增加题赠内容,真正做到按需出版。



1925 年摄于上海



1923 年与女儿沈霞摄于上海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三百年后孵化之卵 ..... | (英国) 威尔斯 (1)     |
| 两月中之建筑谭 .....  | (美国) 洛赛尔彭特 (26)  |
| 在家里 .....      | (俄国) 契诃夫 (72)    |
| 他的仆 .....      | (瑞典) 斯特林堡 (84)   |
| 情人 .....       | (俄国) 高尔基 (90)    |
| 一段弦线 .....     | (法国) 莫泊桑 (98)    |
| 卖诽谤的 .....     | (俄国) 契诃夫 (106)   |
| 诱惑 .....       | (波兰) 热罗姆斯基 (111) |
| 方卡 .....       | (俄国) 契诃夫 (115)   |
| 一个农夫养两个官 ..... | (俄国) 萨尔蒂科夫 (119) |
| 暮 .....        | (波兰) 热罗姆斯基 (128) |
| 强迫的婚姻 .....    | (瑞典) 斯特林堡 (135)  |
| 髑髅 .....       | (印度) 泰戈尔 (146)   |
| 圣诞节的客人 .....   | (瑞典) 拉格洛夫 (154)  |
| 这女人是谁 .....    | (俄国) 契诃夫 (163)   |
| 为母的 .....      | (法国) 巴比塞 (168)   |
| 名誉十字架 .....    | (法国) 巴比塞 (173)   |
| 复仇 .....       | (法国) 巴比塞 (178)   |
| 错 .....        | (法国) 巴比塞 (183)   |
| 心声 .....       | (美国) 爱伦·坡 (187)  |
| 一个英雄的死 .....   | (匈牙利) 拉兹古 (194)  |
| 罗本舅舅 .....     | (瑞典) 拉格洛夫 (203)  |
| 人间世历史之一片 ..... | (瑞典) 斯特林堡 (212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西门的爸爸 .....      | (法国) 莫泊桑 (215)        |
| 印第安墨水画 .....     | (瑞典) 瑟德贝 (225)        |
| 禁食节 .....        | (波兰) 佩雷茨 (228)        |
| 愚笨的裘纳 .....      | (捷克) 尼鲁达 (236)        |
| 旅行到别一世界 .....    | (匈牙利) 米克沙特 (241)      |
| 失去的良心 .....      | (俄国) 萨尔蒂科夫 (247)      |
| 杀人者 .....        | (俄国) 库普林 (261)        |
| 蠢人 .....         | (俄国) 列斯科夫 (267)       |
| 看新娘 (一个断片) ..... | (俄国) 乌斯宾斯基 (276)      |
| 伦夫 .....         | (阿根廷) 梅尔顿思 (286)      |
| 茄具客 .....        | (克罗地亚) 雅尔斯基 (292)     |
| 旅程 .....         | (捷克) 捷赫 (302)         |
| 贝诺思亥尔思来的人 ...    | (以色列) 肖洛姆——阿莱汉姆 (326) |
| 女王玛勃的面网 .....    | (尼加拉瓜) 达里奥 (338)      |

## 三百年后孵化之卵\*

(英国) 威尔斯

—

一轮红日，渐薄崦嵫，深碧色之海水，方煽其威焰。巨浪如怒马，猛扑向岸，势如激电，声如殷雷。近岸有礁，佝偻如老人，俯瞰雪浪银山，若覆翼之，若怜爱之。然冥顽不灵之波臣，方且前仆后继，力撼礁石，冲击不已，似深嫌此中流砥柱，乃沮其滔天之势，必倒之而后快者。然一击之后，訇然一声，巨如冰山之物，变为喷沫四射矣。大者如玉，小者如珠，散者如雾，杂然并下；斜阳映之，更作五彩，如虹如霞，绚烂夺目。然不移时，而奔车激矢之势，归于舒缓；金戈铁马之声，归于静默。一望平坦，惟有小浪跳掷海面，日光照之，如万千小镜，落日只余半轮，隐约水天之际，冉冉下沉，殷红如血。此时海天之景，至足怡悦。虽然，古人有言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彼惨寂之黑夜，已探头窥伺于侧矣。孤岛大海，入夜当更阴沉。然试望孤岛之上，尚有天幕焉；天幕之下，尚有人焉。读者亦知此何岛乎？则马达加斯加岛是已；亦知此何人乎？则区区是已。今且

---

\* 本篇最初连载于《学生杂志》第4卷第1、2、4号（1917年1、2、4月），署名雁冰，未署原作者名。这是译者在“五四”运动前用文言翻译的第一篇小说。据查，原作者为英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威尔斯（H. G. Wells 1866—1946）。

述余之平生，及所以至此之由。余生性喜动不喜静，卯角时即好远游，名胜古迹，罔不游焉。下至一塔一寺，一丘一壑，苟有一二幽致，无不流连。性尤嗜博物，凡奇禽怪兽，名花异草，力所能致者，必多方求之，获而后已。虽冒艰险，亦所甘也。今春有人语余，此岛中间有大沼，沼内有古时大鸟遗卵，希世之珍也。英伦博物馆已遣人来采，得三四枚而归。然预料沼中尚有余卵，以此沼甚大，遍搜不漏，殊非易事。余闻言，心砰然动。吾事少暇，即至该岛，访问土人，始知此沼在岛之北方，中横有大森林，险恶异常。入者迷不得出，即不迷路，而林中毒虫封蛇，磨牙吮血，杀人如麻。入者亦无一幸，故必由海滨绕道，始可抵沼畔。余好奇心切，因雇二土人为导，驾小舟，蓄十日粮，携远镜一，手枪二，天幕一，及各种应用之物，径往采集。时当炎夏，骄阳施虐，及傍岸，即携天幕上岸。张幕既毕，略移食物至内，余身佩一手枪，留一在船，即率二土人，穿深箐，越溪涧，大索之后，乃得斯沼。水绿厚如油，发臭气，使人作恶，余等尽一日之力，细细淘摸。竟得四枚，最大者径六尺，皆完好如新产，一无裂纹，余狂喜不可支。时已薄暮，因急急盛筐中，荷至海岸。既至，余命黑奴运卵至船，以筐大，沙滩又峻，不便舁也。一、二、三至第四卵矣。此其最大者矣。而黑奴忽全身震动，若触电，此可宝之奇卵，乃夺自其手，而堕于石上。壳粉碎，蛋黄四射，黑奴痴立若木偶。余见希世之珍，费如许力而得者，乃作昙花一现，怒不可遏，力拳黑奴，且继以蹴。奴始觉而奔，且奔且言曰：在沼畔时，足为毒虫所啮，彼时不觉，今着冷水，忽浑身毛戴……余闻言更怒，力呵之，追上将更扑之，而奴已涉沙滩上舟矣。余第见其上舟后，即蹲而搓其足，若甚痛痒然。其同种人，则从旁慰藉之。余返视碎卵，壳碎作三四片，卵黄流将尽矣。嗅之殊无臭气，色香皆如新产者。余惋惜不已，因拾其碎片，又至天幕收零物。时疲已甚，因小坐略食干脯，远眺夕阳将

下，海水汹涌上腾，若承若迎，凉飏徐来，心旷神怡，飘飘作神仙想。适间之怒，盖不知遁匿何处矣！

## 二

余正极目烟波，游心物外。而欸乃之声，及嘲笑之声，乃破寂而来。余舟已行矣，余奴今协而谋我，以报顷间之拳矣。余跃起，立驰至沙滩，则舟去岸已二十码许。被击之奴立舟中，口申申晋，杂以狞笑，白齿巉巉如枯骨。余出手銃示之，大呼曰：“速返！不尔且以此饬汝。”两奴殊不畏死，荡舟更力，而余銃发矣。未中，弹丸掠船过，落水中。二奴见状，大喜而笑，余枪更发，而持棹之土人忽跃起，不复如前作笑态。余知已中，连发数响，而握棹之奴堕于海中，为波浪卷去。其一则伏匿舟中，不敢探头。时舟乘退潮，去甚疾，余大声呼舟中之奴，速返舟傍岸，余不汝击。而舟中人默不一声，伏舟底不出。余思退则无路可走，与其坐困于此，不如入水追此舟，且船中尚有可宝之卵在。意既决，遂去外衣，弃手枪，留小刀在身，一跃入海，向舟游去。时暮云四合，日光已逝，然尚可辨物。海潮适退，推余下，故泅水极速，然船去亦速。余努力前进，渐近舟矣——相去仅丈许，浸假而相去仅咫尺矣。余两手力划，全身向前窜，已及之矣。余伸手思攀舟，而余首忽触舟舷；舟为余首所触，立转于水中，余臂擦舟尾而过。时余首被触痛甚，然亦不恤，探身得舵攀之，立引而上。设此时在舟中之土人乘间击余，余且立仆，然事急，余不暇顾此矣。既上舟，见土人尚伏舟底。余深疑骇，则握刀在手，而呼之不应，以竿击之，不动；就而视之，已死矣。意者其受虫毒而然耶？余怅然者移时，以此奴虽仇余，余深不欲其死，今既死，余孤掌难鸣。以一身驾此扁舟，划无棹，风无帆，旋转于大海之中，固何由以达彼岸耶？而天更不相余，黑

矣：二尺以外，不辨牛马矣。余思距岸尚近，先以舟抵岸，明日再计良图。因弃土人之尸于海，俾舟轻易驶。苦无棹，幸得一板，然薄不任水。余急极智生，见舟中尚有食锅，因以锅拍水，舟稍稍进。时潮又上，余半借潮力，半用釜划，在黑暗中挣扎久之，无一浪至，舟颠簸如摇篮。余此时已置死生于度外，手无所凭，惟持一釜，人力已穷；则瞑目待死而已。然浪过后，则余觉一线生机照耀我前。出其最后之力，尽最后之心，以图生存。如是者数天，黑暗中不辨余舟之固向岸进耶，抑向海中心进耶？然初驾舟时，固向岸也，则今亦惟作向岸想耳。在惊涛骇浪者，约十余分钟，余忽觉舟底如胶，大喜过望，探身以手试之，舟固着沙滩矣——盖为浪冲击而上也。余知此值小浪耳，设遇大浪，则浪退时，能反击至海中，为今之计，宜速昇舟至岸上。余已疲甚，然觉有生路，则鼓动余血甚速，力顿壮，一跃出舟，双手昇舟。而舟殊笨重，且为砂所胶，竭余力仅能进寸许。余大窘，然无他法，惟有竭力昇之而已。而舟忽少动，盖浪又至矣。余大喜，力昇舟，舟竟大进。时海水益涨，余踝没于水。余弗顾，急昇舟，胫触小石，痛甚几仆。时水及余胫矣。舟前进反难，以水深，则舟之抵力亦大。余知海水且退，力昇弗敢辍。忽接触得巨石，急智生矣：立引舟上铁索绕余身，余则力据巨石。俄而水固退，冲舟并下，余身几被拖下，赖石得免。然而惫矣。

水既退，余乃去练，摸索此石，知广约二十英尺，阔半之，大可为用。余乃力昇舟，移置巨石之后。盖沙滩倾斜，舟易冲下，今有石当之，可无患矣，更以练系石角。余至此，心力疲极，既自以为较安，则倒身舟中，忽焉至睡乡矣。

读者试思，一小舟搁浅滩上，深沉可畏之大海在前，岛上猛兽叫噪终宵，而余乃视为华屋象床，锦茵绣衾；一枕黄粱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非不畏死也，盖以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，余当时之困顿，非语言笔墨所可形容，故冒险一宿，及今思之尚有宿

畏也。而当时则以既出海中，达于浅滩为大幸——以沙滩较深海，则沙滩直天堂矣。然以此夜沙滩之一宿，较后此之所经，则苦乐又有殊矣。余今兹细思，觉旧事如烟，一切都付之自然而已，顾一度思量，一度惆怅，人方以出险相庆，而余则以为出一重险，又入一重险矣。盖余自经此次冒险后，脑中满贮悲观，觉人世险巇状态，有如碧海；人情之薄，有如我所经之事耳。读者骤读此数语，必怪其无因，盍观下事，必能知余盖有感而发也。

### 三

余在浅滩舟中度一宵，幸终夜沉睡未醒；若醒，则怖恐之情，当不能想象。以沙滩上有巨兽足迹，距余舟一丈以外，知此等魔王，夜来必徘徊于此也。然终宵恶梦袭余，忽梦为浪所袭，船翻，余落海中，见大鲸如小山，方张其口向余。又梦余攀上舟时，舟中之土人狙击余，余头破血出矣，然尚擒彼，纳以手枪。凡此种种，皆余日间心中所惴惴者。既而觉似有人炙我脑，掣我衣，余遽然惊觉，则依然在舟。骄阳方射余首，而海风吹余襟作蝴蝶舞耳。余夜来恐怖之情，胥为此日光海风吹化矣。喜甚急起，踌躇四顾，茫然不知所为。盖余心中惊喜交集，终而大忧，以出险尚不易也。痴立移时，望海中平静如镜，余忽有所触，灰萎之心立除，勇往之心立来。驰至舟边，拟再舁舟入海。然一观距水甚远，昨夜有力舁上，今则无力舁下，不觉又为之喑然。顾既有此舟，则一线生机尚在，何得不力谋出险之法？时觉饥火来扰矣。因忆尚有天幕在岸，且中有日用物在，特不知无恙否？因驰至岸。四眺，则不见天幕；四出大索，乃得之。盖余舟较昨泊处，移南有半里之远矣。天幕幸无恙，用物亦无恙，尚有昨所余食物。余愆土人之死，知此处毒虫至夥，不如弃之。有牛肉一罐，则未开封，想必无妨。因出身旁小刀开食，食后便收拾天幕

等物，又至海滩细觅，则昨日破卵，及余所脱之衣所弃之枪咸在，因并取以归。既料理都了，欲推舟入水，忽忆尚无楫，昨楫已随黑奴入水，不知飘泊何所。今如得一木作篙，亦佳。而此处无大木，所见皆绿叶深垂，厚如帘幕之灌木，枝软不能用。余乃南行索之，行时常惴惴，恐履毒蛇也。幸而得一枯枝，若有人弃于此者，虽短然极粗，质亦坚韧，虽不中篙用，但可代杖，用作防身，遂迢返。解系石之铁索，推舟使下，而舟不动。既而以小石卵衬舟底而推之，略动，然亦不济。余思徒用力，无功，不如待潮，乃坐而小憩。又采灌木之韧条，备将来用。已而潮固上矣，徐卷来岸，滩上顿铺雪衾。余俟其近舟，即登舟，以杖撑石，而舟动矣。既少下，得水愈多，动愈速，转瞬间已在海中矣。余初思荡余舟，使傍海岸而行，然无桨无楫，即至巧之舵工，亦不能措置裕如。且有浪以推挽之，故余舟一入海，即随浪颠簸。始犹可，迨后海浪益大，此一叶小舟，随巨浪直入海中，险恶不减昨夜。幸在白昼，恐怖之心略减。余此时惟有任其飘流，深知此海道中，往来船只至多，当可遇一求救也。然而至可畏之事至矣，即阳光是也。赤道下夏日之热，实足骇人，虽在海中，而热力不稍减。余脑且昏，不能治一事，因以天幕张舟上，苦大小不合，不能全张，仅张其半，低覆不敞爽。余兽伏其下，聊胜于无，尚须四瞭有船只经过也无。困苦不可言状。时余舟已漂泊至距岸二英里之远矣。余思长此漂泊，终非良图，于是苦思得一计，即以拾得之杖为竿，以天幕代帆，姑一试之。因折天幕为二，挂枯木杖上，植杖舟中。然须以手扶之，因一手扶杖一手把舵，舟竟能驶，不禁喜甚，乃使向南行，以为顷刻即能抵岸也者。孰知风忽大作，帆且倒，两手持之力不胜，因仍偃之，而舟又随水飘矣。已而再植再罢，如是数次，终不能如余所料以行，而天已向暮矣，四顾茫茫不见岸，更不见船。余此时已置死生于度外，并思海中浪小，舟或不覆，则食物可支几日。因视干粮，

而所得之奇卵赫然在目。以心绪甚恶，无意把玩，此时吾心别无希望，惟盼有船见耳，然终成幻想，后亦不盼，但望得一岛足矣。是夜宿船中，不交睫，有时疲极，略一朦胧，即惊醒。夜长如年，处困境尤甚。余海中一宵，较一生为久长。恐怖之外，又继以寒，然余心转镇静，以深知无力可施，著急亦徒然。既而余前途之光明至矣，读者得毋谓已过船耶？否否，朝曦已上耳。凡人之情，恒喜明恶暗。在黑暗之处，则悲观斯生；在光明之处，则渐杀。今余在舟中亦是矣。既见阳光，余可以放目四瞩，大海茫茫，仍不辨为何地。然见前面隐约有陆地，我舟方向此地而去。余不禁喜甚，盖吾舟已入洋流线中，为所率引矣。舟愈趋愈近，而时亦渐晏，日光之热度渐高。余此时满贮喜气，初不觉热，出远镜瞭望，见彼处为一岛也，童童如无树木。时海中风浪又作，舟颠甚，余恐希望在前，终成海上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也。然舟仍能进，相距惟一英里。余乃力施手法，俾得近岸，以舟中之板力荡。天复相我，有风而不大，余乃又植我帆矣。多方用尽，始稍稍相近。而近岸礁石殊多，舟一触之，立鼓荡欲覆。吾舟距岸约半英里之远，终无由再近，乃循岛而驶。又历多时，始见一河口，海水向内流。余惊喜大呼，乃移船近之，用枯木之篙力撑，借海水内流之力，始进口。此河上流甚狭，殆岛上一裂缝耳。既进，余沿途眺望，见两旁多小树，远处亦有小山，风景极佳。余觅得一傍水小树，为泊舟之用，以篙撑近，手攀树干，以索绕之。舟定，余急出舟，计在舟已一日一夜。久伏不动，今忽登陆，喜为何如。亦无暇问此岛之有居人与否，有凶猛之禽兽与否，将来能得食物与否，及如何能回国与否，但觉此即乐土矣。

## 四

余登陆后四望，见岛中椰树甚多。余因思探测岛内有无居人，及周围广袤，因至舟上取干脯，并携小銃及枯木之杖，以备万一。又恐迷路，则沿路以小刀削树干，略去树皮令白，以作记。先向南行，约二英里之遥，见有小山，怪石嵯峨，高数十丈，了无树木，惟有小草如薜荔，结红豆如珊瑚，累累如贯珠。山前有小池，约广七丈，阔如之，池水清涟，旁有椰树甚多。亦有如榛非榛之树，高寻丈，叶大如掌。离池二丈之远，一大森林在焉，绵延甚广。余循山麓而行，绕至山后，则大海在目。俯视千丈，又思一登。山巅，而石滑不易登。试摘野草之红豆食之，味甜，略带酸。余既见山后无路，因又至山前，绕小池，向东行半里许，即至海边。此处沙滩甚浅，非若山后之悬崖绝壁也。时海中风静浪平，日光照耀，作万道金蛇形。余对之又不自觉惘然。信步沿岸向北而行，见池前之森林矣。丰草没膝，余恐触毒蛇，不敢遽往。方踌躇四顾，见林中有小兽，状如羊，然无角。余因探手枪将击之，而此兽见人至即逸，奔走甚速。余既前不能进，即循原道而返，复至小山。时骄阳如炽，余热甚，神为昏。既至，见池水甚清，略饮之，凉沁心脾。因坐树下草地小息，出怀中干脯啖之，意适甚。自谓列鼎而食，庶羞百味，不过是也。然而余之思潮起矣：念孤身飘流荒岛，不知属何地。其在航海者所经之常途欤，则得救殊非难事，否则饥以何为食？寒以何为衣？露宿耶，则禽兽相侵，风霜相逼。兴念及此，忧从中来。又思友朋隔绝，亲戚离居；空山独处，与木石为伍；春秋佳日，何以为欢？盖不知涕泣之何从矣。忽一转念：古来英杰，莫不于死地中求生路，血可冷，脑可枯，四肢可异处，要领可不属，惟志不可灰。若鲁滨生飘流绝岛，卒力战恶运，底于成功。我今一失意，